



青森
文化

艾塔

憂鬱藏紅三部曲·首部曲

林靖風



「有一些事情縱使你看不見、聽不到，但你知道它仍然是存在的。一個人的偉大從來就不可以世俗的眼光斗量，一個人的渺小也不可以傲慢的态度輕視。儘管我們的生命中有著許多的未知，但是我們早已知道答案存在於已知當中。」未

章節

第一章	藏紅若失仍流轉神曲奏鳴顯宿緣		P.155
第二章	鶯鳥欲蓋孤獨身輒墮彌彰隨緒斷		P.149
第三章	紅絲束縛塵世人夢魘匿藏松木層		P.134
第四章	夜簾透徹瑰紅斑智者盤踞明夙晨		P.123
第五章	白瓣惜別鬱金香權杖深陷夜未央		P.112
第六章	空白對照悲慟事城牆鐘樓形影雙		P.83
			P.71
			P.56
			P.36
			P.18
			P.4
第七章	輕浮亂事繁神智孰料瘋子分軒輊		
第八章	卷軸橫渡阡陌路往事迎襲墮神思		
第九章	左右時空歷生死和平女兒邈無期		
第十章	院外重聚不相逢重逢別後再分離		
第十一章	火鳥撩動琴弦線煙滅灰燼真相現		
第十二章	藏花繼承夢裏囚後續誰人世間見		

綠色的霓虹燈在無聲地爍動，紅燈匍匐緊接而至，巴黎的一片形霞與其相映。

兩道雲層挾持著血紅，讓人們在他們短促的一生歆慕上天所構設的瑰寶。

艾素身穿一條米白色蓄絲長裙，一頂草織帽子在她的頭上巍峨。

一縷嬌娜的秀髮延至腰間，腰間架著纖幼並交叉編織的皮帶。

畫著紅脣的她、抿著唇，試著讓唇色減褪，讓天色緩緩揉合在她脣間的微縫。

她踩著僅以兩道草繩繫著的鞋子，啪塌兩聲在地上起舞躍動。

在艾菲爾鐵塔的中央，她靜止下來仰首張望，宛若天真孩童嚷著要擁有大人的憐憫。

晶瑩的雙眸盯著塔的中間，形光在塔的四方投射，彷如水鑽裏的切割面。

一道光進入，凝聚著紅塵的混沌。

在她的眼角，她觀看到右方的光芒被遮敝，一個黑影正朝著她的方向走來。脫俗女子冷不防受到黑影的撞擊，手臂被撞得通紅的，繫在她右手上的手繩鬆綁而脫落。

艾素自幼佩戴以藏紅花染料染製的幸運手繩，它一刻亦從未離開她那吹彈可破的肌膚。

據當時她父親馬帛的祝福說道：「讓我親手替妳繫上這條幸運繩子，它可為妳阻擋一切感官情感上的災難。在妳遇到讓這一條繩子鬆綁的人之前，妳並不會有任何情感的

牽絆。親愛的女兒，請緊記在得到情感的愉悅之前，磨練自己的理性與慧黠。手繩以藏紅花的花梗磨成粉末後染製，每一朵藏紅花僅有三枝花梗，採摘的時間必須在日出子夜的前夕，要不花梗就會在日出後枯萎凋零，它就如仙山瓊閣般珍貴。」

馬帛替她的女兒繫上藏紅手繩後的每一夜，他在女兒入睡前都會對她訴說科拉卡斯與茜蜜萊斯的愛情神話故事。

在希臘神話中，科拉卡斯是一位凡人，而茜蜜萊斯則是「寧芙」，即為世人所熟悉在大自然間幻化的仙子精靈。

科拉卡斯徹底地為茜蜜萊斯的美態所醉倒，對她展開真摯的追求、甚或瘋戀。

他的真情卻無法敞開她的心扉，再多的心意亦只會受到她的漠視，於是她把科拉卡斯的癡情踐踏在地下蹂躪。

天上的眾神知道科拉卡斯竟對仙子萌生愛意，即使他們並沒有真正相愛，但因為凡人與仙子的交涉是不被允許，因而觸怒了眾神。

科拉卡斯被變為因他而命名的藏紅花，命他窮盡一生警惕世人在愛情裏需要保持理智。

愛若超越了理智，任憑感性主導，最終只會如他一般的下場。

凡人與凡人之間的戀愛僅可擁有三次機會給予救贖，因此在藏紅花之中包裹著三根血紅色的花梗，隱喻在血管中竄動的血液、象徵生死攸關，而凡人只可失去理智三次。假若超出三次，凡人則會終身沉溺於感性中，放蕩及摧毀自己的靈魂，在風中飄泊、等待著軀殼被撕裂的一刻。

塞納河上的渡輪響起它的船笛，頃然發出了猶像婦人低泣時的聲響。

艾素的心坎被粗糙的手捏住，彈指一燶般使她的心臟重新躍動起來。

她撫摸著自己光溜溜的右臂，眼觀鼻、鼻觀心，意會到手繩竟因剛才那人的魯莽，首次令她的理智恍然若失。

艾素俯身檢起被鬆綁的理智，她趨近張望，繩上的血紅似是減褪了一些，她緘言。在說著法語的人羣當中，她嘗試搜索那嗖聲而逝的黑影，卻在她的跟前發現了一顆褐紅色的拔葜果實。

果實早已被烘乾，在枝梗的位置經過琢磨，緊扣著一個精巧的鐵環。

鐵環的其中一節卻被折斷，留下嶙峋不平的鐵銹表面。

艾素心想此果實定必是那一位匆忙的人遺下，她把它放進自己的背包，深信總有一天她會再遇見讓藏紅手繩鬆綁的人。

艾素聳了肩，嗟嘆只看到那人的身影。

天色漸沉，馬路另一方的旋轉木馬緩緩地把燈亮起來，伴隨著艾滌特·琶雅芙所吟唱的〈愛的詩篇〉：「親愛的，你相信我們相愛嗎？上天，請讓相愛的都佳偶天成。」

一對璧人坐在旋轉木馬上，女子依附在她愛人的肩膀，男子則情深款款回首偎倚在他愛人的頭蓋。

她待愛人不為意的時候，戳了他的肚子一下，二人不禁放聲大笑，他倆相看莞爾。

艾素把一切幸福的滋味都盡收眼底，卻嚥不到如蜜般的甘美。

她把手繩繞著右前臂、用左手的指頭把它綁了一個死結，再以牙齒把結收緊。

在她雪白的肌膚上出現了兩道紅痕，一道是她剛繫上的紅繩，另一道則是被染到皮膚上的藏紅印記。

艾素磨蹭著紅圈，瞧它褪不掉亦只好放棄，她把散亂的秀髮整理得貼服。

艾菲爾鐵塔的燈飾頃然亮起來，起點的光如魚貫般推倒不亮的燈，一個接一個的燃亮著燈火。

由下而上的燈引領艾素把她的視線帶到天空上，天上的銀盤反射著銀光，撤掉絲綢、看見眼睛在燦動。

傳說每一顆星最初都是由一對情侶並肩把它送到天上，當他們其中一方悄然離去，星星就會墜落。

愛神邱比特提著一個瓶子，把每顆殞落的星星收起，而瓶子裏會漸漸泛起湖藍色的光。

人們稱盛載著殞落的星星為「星泣」，當你昂首看到獵戶星在天際閃爍的時候，就是一對佳人在相愛。

一顆星的重量，需要二人的力量才能承托，正如幸福是雙向一樣，孑然一人沒有方法領悟到幸福的意義。

一枚銅幣在地上滾動著，金髮小孩從背後追趕嚷道：「別跑！別跑！請妳替我停止它好嗎？」

艾素彎腰伏首讓銅幣於她的手掌靜止。

小孩跑到艾素的臉前，以黑溜溜的眼睛盯著她，央求她交還那僅餘的瑰寶。

室內的位置都被客人坐滿，大多人不是上了年紀、就是過著退休生活，一種寫意在寧靜中衍生。

老人原來是餐館老闆，餐館裏放著許多他與朋友的合照，包括麥琳在內。

「當然，我們三十多年好友了，只不過近五年他說著要打理自己的小店，所以我們才逐漸失去對方的消息。加上亞德這個人總是這樣的，若你不叫他動，他就真的一動不動的。」

「這樣也是的，到他的店買舊傢俬，他都坐在沙發上等著收錢。所以我也好奇今天他會願意走出來，是嗎？」

「嘻嘻，有空就應該出來走走嘛。」亞德摸著後腦勺對麥琳說。

「先來四個牛油果酸麵包和四杯黑咖啡，再看看他們肚餓否。」亞德早已想好要點甚麼。

「還是老模樣，你待一下。」餐館老闆寫著便條說。

「他親手做的酸麵包實在是用心之作，你們定要嚐嚐看。」他們三人都微笑點著頭，期待讓他們飽腹的食物。

「來了來了，新鮮烘烤的酸麵包和黑咖啡！」

在黑白階磚裝潢的店內，熙來攘往的人們在悠然吃著他們豐富的早餐，有的只點了一杯咖啡、攤著和暖的報紙仔細閱讀，有的則全神貫注於他們的吐司，似是趕著上班一般。

即使上班的一族有多麼的趕迫，他們還是要完成早餐，然後才去上班。

他們會否怨懟過，甚或所有人都會怨懟過：「遲到或準時，只要到達不就好了嗎？」人生雖短暫，但也沒有必要匆忙。

在艾素的面前只有一個完整的酸麵包，表面有著各種大小的氣孔，但卻不見亞德所述的牛油果。

當她想要問亞德的時候，亞德擋著她的手，伸手去把麵包掰開一半。

原來這是其中一個原因，為何亞德特意點這一個菜式。

在烘烤麵包之前，烘焙師把一些冷凍的碎蛋沙律抹在一整個去核的牛油果裏，再把它埋陷在揉好的麵團中。牛油果的香氣滲進麵包裏，整個配搭得天衣無縫。

「艾素妳看，那一個沉著臉的男人有點像妳啊！」麥琳指著牆上的二幀合照。

「倒是有點像。老闆，他是誰啊？」艾素趨前一看。

「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在五年前差不多每天也來吃一個早餐。然後一天，他就對我說以後都不會再回來里爾了，所以就跟他拍了一張合照留念。」

「真有趣，連我也覺得自己像他才奇怪。」

「亞德，你是法國人？」艾蒙好奇地問道。

「不，我是土耳之人。父母自幼紮根在里爾，即使當時法國軍隊入侵屬於鄂圖曼帝國的里爾，我的祖先也不願意逃亡。你們一定在想我到底是不是富戶，但我可以告訴你，我是絕對的清貧，因為我都把錢花在書本上。儘管我妻子生前常說：『看這麼多書也不能充飢的，多存點錢來買食物好過一點吧！』我從來不覺得這是浪費，畢竟每一位作者不論

「這一些名字都曾經出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亞德說。

「可是你看這裏！」艾蒙指著一個刷白的位置。

艾素趨近看，一個被圓形包裹著的水瓶座符號再一次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麥琳跑到另一邊看，發現他們有著對應的位置，另一方的圖案卻是上下顛倒著。艾蒙從褲袋裏摸索昨天的硬幣，他把硬幣拼合到「憂鬱藏紅」的圖案上，它緊牢地附在其中。

「你們看這裏！一道水柱從這一方流出。」麥琳指著地上的水流。

水流隨著同一方向流去，形成一道小溪澗。

它一直沿流，彷彿引領到某一個位置。

「仔細看，地上有一條淺淡的凹溝從紀念碑的圖案延伸。」艾素觀察著水的流動。「在下雨天的時候，雨水會滿得把凹溝淹沒。」艾蒙把水孔堵住，水依然從洞裏溢出。

艾素跟隨水流的步伐，一直往森林的方向走。

「即是說上一秒的我與此一刻的我不一樣？即是說女人的善變都只不過是世界的定律？」麥琳善於把一個嚴肅的話題變得輕鬆。

他們走到一半，突然聽到〈傘子夢魘〉的樂曲從左方的遠處漸漸鑽進他們的耳窩。

樂園裏空無一人，售票處的職員在平日的下午也只是在打盹，學生在上課、上班的被困在辦公室內，誰又會有閒情逸致到遊樂園走一趟。

「旋轉木馬存在的意義是甚麼？哪會有一匹木馬一輩子只繞著圈走，它們每一天被不同的人騎上去，每一個人每一次都只是逗留數分鐘。有一些人或許會回來幾次共聚，但一些人可能一生也不再見面。木馬是永生的，人卻只得一生。最初它們或會想過也許會有與人深交的機會，但是每當音樂停下來，人就走了，留也留不住。開口的那一剎總是被音樂所覆蓋，漸漸地它們知道，自己只要繞圈走就足夠了，只有等待一天被拆遷下來的日子。人不管在任何年齡階段，也不會甘願不停地繞著圈走。」麥琳語重心長輕撫著木馬說。

在艾素的眼中，旋轉木馬依然是艾菲爾鐵塔下的旋轉木馬，騎在木馬上的情侶早已離去，或許身旁的他會偶爾推動靜止下來的旋轉木馬。

他們在遊樂園裏繞了一圈，售票員迷糊地醒來了：「啊！你們好，是要買票的嗎？」

「我們只是進來閒逛的，這裏開了多久？」艾蒙脫口說出了一句。

艾素和艾蒙輾轉來到了鏡頭街的中央拍賣行，門口有著一道銅黃色的大閘，它與所有拍賣行一般都需要邀請才可以進內。

牆上的對講機亮著紅燈，一個白色的按鈕等著驅趕他們。

艾素按下了按鈕，一陣沙沙的聲音從對講機裏傳出。

數秒以後，一把嚴肅的聲音在沙沙的聲音上交疊：「你們——邀請嗎？」

「甚麼？」艾素回應。

「我說，你們接受了邀請嗎？」

「沒有，但——」對話立即終止。

「他們也太無禮了吧！」艾素不急，決定再按多一次響鈴。

「你好——」

「又是你們，我都說沒有邀請，你們不可以進內，清楚了嗎？」

「先聽我們說好嗎？關於昨天拍賣的藏紅地毯，我們相信是一件贓物。」

「怎麼見得？」

「它屬於我們的一位朋友。」對講機內的聲音靜默了數秒。

「好，就給你們說清楚。」電鈴一響，大閘隨即打開。

「麥琳的不是被燒掉嗎？」艾蒙問。

「不這樣說，我們又怎樣進去。」艾素對他擠了眼。

一進內，幾位穿著晚禮服的高級侍應在走動。

他們手上搭著一條抹布為客人準備下午茶，咖啡廳內坐著許多紳士，彷彿與世界的匆忙隔絕。

「請問——請問昨夜售出的地毯在哪裏？」侍應打量艾素的衣裝，他別過頭轉身。

「人就是這樣，誰不依靠外表去判斷一個人。哪管身擁億萬身家，或是常作善事幫助別人。當你穿一件不夠高級、稀繢一點的衣服，勢利的人就會把你當作低下階層一般。人常自作清高說著：『我不會因為別人的外表而去判斷別人。』但偏偏這個世界，外表就斷定了你的身分。」艾蒙滾動著眼球，嘗試把黑眼珠變白。

「別理這種人，我們自己去找。」艾素望著牆上金燙的地圖路線，收藏室在一樓。升降機門打開後，呈長條形狀的樓層引領到一間有兩個守衛看守的房間。

從艾素和艾蒙踏出第一步開始，兩個守衛就盯著他們的每一步，但當他們走到門前的時候，守衛就把自己的視線移開。

艾素見他們不理會就嘗試扭動門把，一隻手臂把她擒住：「妳想要怎樣！」

「放手！」艾素把他的手甩開。

「我的朋友在裏面，讓我進去！」艾素大吼。

「說甚麼瘋話，裏面沒有任何人！」其中一名守衛站在門前阻攔著他們。

「就是你們，我可沒有讓你們來這裏，你們要在大堂等候。」拍賣行主管命令他們。

「這裏沒有你們要找的人，回去吧！」他翻翻衣領補充。

「你說過讓我們說清楚，難道你們這一羣上流社會不遵守諾言嗎？」艾素把雙手

「還說！快起來，我們四人合力從後車箱救出亞德！」艾蒙攬扶起艾素，再一次拾起沾滿血斑的鐵枝。

蘇拉和柏拉都趕了上來，他們跑到車子的左後方。

「準備好了嗎？起——」艾蒙指揮著所有人把後車箱打開，四人的力量讓原本鎖牢的車箱弄破，車箱內躺著昏眩的亞德。

「亞德！亞德！」艾素叫嚷著。

蘇拉把他抱出、試探著他的鼻息：「他還有呼吸！艾蒙，我們一起把他送到醫院去。」

第十一章

火鳥撩動琴弦線

煙滅灰燼真相現

鐘樓忽爾響起〈傘子夢魘〉的鐘聲，他們四人都仰望著鐘樓顯示的時間：「十一時正」。

「怎麼會在十一時響起鐘聲的？」蘇拉困惑地說。

「怎麼了？」艾素問。

「晚上九時以後直到早上六時之間沒有琴師在艾塔內，除非——」

「是希婭！」艾素跑到車子的前座，發現她的母親早已逃離了車子。

鐘聲奏至：「再給父親與母親一個柔軟的親吻——」的段落，它驟然靜止。

「我上去找她，你們把亞德先送到醫院，我隨後趕來！」艾素走進了艾塔的大門裏。

「我跟你一起去！」柏拉從後追趕上來。

「艾——」艾蒙想要制止艾素。

「有柏拉和她在一起，我們先帶你的朋友到醫院再說。」蘇拉從艾塔隔壁的小巷駛來自己的車子，他們一起把亞德抬進車廂內。

艾素和柏拉走到琴室的大門外，房間內看似是一片靜謐。

「我們現在手無寸鐵，會不會危險？」柏拉囁嚅地問。

「希婭畢竟是我的母親，她不會殺害我的。」

「妳還相信她？妳知道她從前怎樣對待妳的哥哥嗎？」

「好吧。」

「好吧。」

她踩著僅以兩道草繩繫著的鞋子，啪塌兩聲在艾菲爾鐵塔的中央靜止下來、仰首張望，宛若天真孩童嚷著要擁有大人的憐憫。

晶瑩的雙眸盯著塔的中間，黑暗從塔的四方吞噬，彷如青煙於窗縫間裊裊躍動。一道光進入，卻無法驅散紅塵的混沌。

在她的眼角，她覲看到一個黑影正朝著她的方向走來。

綠色的霓虹燈在無聲地爍動，紅燈匍匐緊接而至，巴黎的一片形霞與其相映。

兩道雲層瀰漫著血紅，讓人們在他們短促的一生歆慕上天所構設的瑰寶。

後續

《憂鬱藏紅二部曲：藏城》





Novel 107

書名 豪鬱藏紅首部曲：艾塔
作者 林靖風
出版 紅出版（青森文化）
香港灣仔道 133 號
卓凌中心 11 樓
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編輯及設計 林靖風

出版日期 二零一八年七月 / 初版 · 香港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78-988-8490-74-5

圖書分類 小說

定價 港幣 99 元正





在一九八零年法國巴黎的艾菲爾鐵塔下，
一個自五歲被父母遺棄的脫俗女子，
偶遇讓她手上的藏紅手繩鬆綁的人，
從而敞開一段尋找身世與發掘自我的歷程。
一封署名「憂鬱藏紅」的信件會讓她緬懷相濡以沫的時光，
或是讓自己相忘於江湖？
父親賦予她的藏紅手繩最後會是一種弔詭的詛咒，
還是一種崇高的庇佑？

ISBN 978-988-8490-74-5



9 789888 490745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oo}E.
上架建議：小說
定價：港幣 99 元正